

# “叫化”考源\*

席嘉

(武汉大学 文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2)

**摘要:**“叫化”是在佛教文化语境中由“教化”表示说教劝化的意思演化而来。由于“接受供养”是佛教“教化”经常性的伴随事项,有时单说“教化”也包含了“接受供养”的意思,这个意思逐步演变为“教化”在特定语境中的构词义素。这一义素逐步显化、固化,并向主动请求施舍引申,渐渐脱离说教劝化的本义而成为一个新的义项。这一义项最终由佛家用语变为俗家语,在人们的认知中等同于乞讨,才有了“叫化”等字形的出现,并由动词用法延伸到名词:“叫花子”、“花子”成为对乞丐的俗称。

**关键词:**教化;叫化;词义演化;佛教

**中图分类号:**I109

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008-5831(2005)06-0070-04

## On Origin of the Word Jiaohua's Meaning of Beggar

XI Jia

(School of Literature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China)

**Abstract:** Jiaohua's meaning of beggar came from Jiaohua, a buddhist term, meaning moralizing. Because the "receiving almsgivings" is often a concomitant with Jiaohua (moralizing) activities, the word Jiaohua, therefore, gradually obtained the meaning of receiving almsgivings in such a cultural background, and, accordingly, such meaning also gradually became into a new semantic component deviating from its original meaning of moralizing. The process of the word meaning evolvement went as: in the beginning, the meaning referred to the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d both moralizing and received almsgivings. Then it could be used to refer to receiving almsgivings alone, but still used as a Buddhist term. Finally it became a popular word meaning cadging that could be done by monks or worldly persons. In Yuan dynasty, the word brought about the noun's function that meant beggar.

**Key words:** Jiaohua; moralizing; beggar; meaning evolvement; Buddhism

今俗称乞丐为“叫化”,又称“叫花子”,此语或源自佛家语“教化”。本文拟讨论这一词义演变的过程。

### 一、演变的起点:从伴随事项到构词义素

“教化”一词在佛家语中的基本含义是劝化众生行善去恶。《大乘妙法莲华经》说:“是诸佛但教化菩萨,欲以佛之知见示众生故,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,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。”(后秦,鸠摩罗什译,卷一)。这个“教化”的词义本与“叫化”无关,但佛教的文化语境却在这二者间建立了联系。

募化是佛教修建寺庙和僧众生活的主要来源,因此佛教重视施舍,认为施舍是信徒及众生与佛结缘,“修行来世”的一个重要方法,因此佛经中不仅多有因慷慨施舍获得善报的故事,而且多有对施舍行为的直接肯定。

佛告天帝:复有七法广施,名曰福田,行者得福,即生梵天。何谓为七?一者兴立佛图、僧房、堂阁;二者园果、浴池、树木清净;三者常施医药、疗救众病;四者作牢坚船、济度人民;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;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;七者道作圜厕施便利处。是为七事,得梵天福。(唐释道世集,《诸经要集》卷8)

佛教称这种施舍为“布施”,施与者为“施主”或“檀越”,佛经中也包括“布施教化”,如:

若有来人从人索物,能不爱惜者,是为布施度无极。若意在道而布施者,是为以戒度无极。若不恚怒之,是为忍度无极。假令犹自思念,何用为食,自强其意,不释其行,是为精进度无极。若欲施,若已施,而不郁毒,无有悔者,是为思惟度无极。若已施不望其福德者,是为以慧度无极……但现世是有,非是为后

\* 收稿日期:2005-05-11

作者简介:席嘉(1954-),男,甘肃泾川人,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博士,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。

世；是昔之有，非是我当护；又夫我之有，彼我当以护，何谓我之有？谓是布施教化。（东汉，安玄译《法镜经》）需要说明的还有，以佛家的见解，施舍并不是单向的，而是一种双向的“互施”关系。僧人讲经说法的“教化”，也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布施。

天帝问野干曰：“施食、施法有何功德？唯愿说之。”野干答曰：“布施饮食，济一日之命。施珍宝财物，济一世之乏，增益系缚。说法教化，名为法施，能令众生出世间道，得三乘果，免三恶道，受人天乐，是故佛说：‘以法布施，功德无量。’”（《诸经要集》卷10）

佛教特有的教化过程，也使讲经说法与接受施舍、供奉产生了关联。佛经中对此多有记载，如：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并外道俱坐。时彼长者设种种美食，供养佛、比丘僧及诸外道。一切充足食已舍钵，更取卑床于佛前坐。时世尊为长者无数方便说法教化，令得欢喜。为长者说法已，从坐而去。（后秦，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《四分律》卷51）于时太子即便纳受，与之游行，在在教化，从村至村，从国至国，所至之处，无不恭敬四事供养。（后秦，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《长阿含经》卷1）入于阿惟越致神通具足。神通以具，则游佛国教化众生。已化众生，则便供养诸佛世尊，则能严净诸佛国土。（西晋，竺法护译《光赞经》卷2）佛告比丘：“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有佛出世，号加那牟尼，将诸比丘游行教化。时有王女值行见佛，心怀喜悦，前礼佛足，请佛及僧。三月受请，四事供养已，复以妙衣各施一领。缘是功德，天上人中尊荣豪贵，常有袈裟随身而生。（唐，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35）复有一比丘，名曰须陀耶，即白世尊曰：“我念宿命，生维耶离国，为小民家子。时世无佛，众僧教化。我时持酪入市，欲卖。值众僧大会讲法，过而立听，闻法欢喜。即举瓶酪布施众僧。僧得咒愿，益怀欣跃。缘此福德命，终生天上。下生世间，恒处尊贵。（唐，释道世撰《诸经要集》卷8）

以上这些例子中都出现了“教化”。我们的理解，这些“教化”都还是指讲经说法，是其“说教劝化”的本义。但这种“教化”作为一种言语行为，和另一种行为产生了关联，这就是众生的“供养”。这两种行为或事项在佛教文化语境中的联系是：从施教者的角度来看，“教化”在“给予教导”之外，还可能包括“接受供奉”。而这种联系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进入“教化”的词汇意义，成为一个新义素的。

尔时国界田殖不收，米谷勇贵，乞食难得，人皆饥色。时有五百乞人随逐世尊后。时有婆罗门名曰沙菟，有五百乘车载满饮食，经冬涉夏随逐世尊后，伺候空缺无食之日便欲设供。尔时世尊从摩竭国界渐渐教化至阿那频头国界，彼国人民竞兴供具，饭佛及比

丘僧无有空日……尔时世尊，渐与说法：布施持戒生天之法，呵欲过恶及上有漏，称赞出离增益解脱。为说此法已，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，见法得法，修于正法，得增上果。”（北魏，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《杂宝藏经》卷5）

复次佛俱萨罗国游行，渐渐至呵帝钦婆罗门聚落。应广说，乃至婆罗门车载粳米、豆、胡麻、酥油、石蜜随逐世尊六月中，欲伺无人作供时我当作供。佛在世人民信心欢喜多设供养，前食后食都无空缺。世尊还舍卫城，时婆罗门家遣信来追，种作时至宜应速还。时婆罗门问尊者阿难：“世尊明日从何门出趣舍卫城？”阿难言：“婆罗门，汝何故问？”婆罗门言：“我所有米豆欲散道中，愿佛、比丘僧蹈上而去，便为受用。”阿难言：“婆罗门，须我问佛。”尔时尊者阿难以是因缘具白世尊。佛言：“阿难：谁曾教化，受彼供养？”答言：“尊者舍利弗。”佛问舍利弗：“汝曾受彼供养耶。”“世尊，我曾受彼一食。”佛言：“汝即是教化彼者，可往语彼婆罗门，明日能为僧作粥不？”舍利弗即往说法，乃至“能为众僧作粥不？”（东晋，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《摩诃僧祇律》卷29）

这两段文字中所说的故事大致相近，值得分析的是：两例中“接受供养”的意思，是仍为“教化”的伴随事项，还是已经融入“教化”的词汇意义？我们认为，至少在后一例中，舍利弗的“教化”恐怕已经不是单纯的讲经说法，多少已包含了一定“接受供养”的意思。

以上两段讲说的都是佛祖的故事，而且下文都出现了“说法”字样，所以至少可以认为其侧重还是在说教劝化上。但在另一种语境中，“教化”的词义不仅包含，而且主要就是“接受供养”的意思。

时有妇女，夫出行不在，于余人边得娠。彼自堕胎已，往语常教化比丘尼言：“我夫行不在，于余人边得娠，我已堕，汝可为我弃之。”答言：“可尔。”彼比丘尼即以一钵盛，一钵覆上，着络囊中，持在道行。（《四分律》卷49）

有二教化比丘，共作制限言：“长老，从今已后若我与汝得物，当二人共分。”后时一人得好衣段，便作是念：若后更得不必及是。便语伴言：“从今日始，各任相录。若汝得者汝自取。若我得者我自取。”（《摩诃僧祇律》卷3）

疾疾看日而行至精舍，见诸比丘皆悉食已。门前经行，遥见疾行，疑必有以，即问：“汝今日共多知识比丘处处教化，得何等好食？唇腻如是。”答言：“我今失食，况得好者。”（《摩诃僧祇律》卷11）

若教化比丘至檀越家语女人言：“优婆夷，某处安居比丘尽非凡夫。”得越比尼罪。（《摩诃僧祇律》卷4）

以上各例中的“教化”，与讲经说法已看不出多少联系，其中第一例中的“教化”大致可理解为接受供养；二、三两例中，与“教化”有联系的是下文的“得物”、“失食”，第四例中的“教化”僧与“檀越”（施主）对举，这几个“教化”都已经没多少说教的意思，而更接近于“请求施舍”或“化缘”了。

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“教化”词义引申的起点是佛家文化语境中的“说教”，演化的途径是“接受供养”由词义之外的伴随事项逐步融入这个词本身的意义，进而引申出请求施舍的意义。从经文的时代来看，这一演化过程至迟在六朝时期已经完成。

## 二、演变的过程：两种意义的消长

上节我们讨论了“教化”请求施舍或获得供养这一含义的出现，但此时的“教化”恐怕还不能等同于乞讨。因为当时“教化”的主体还是佛、菩萨或僧尼，“教化”是仅仅作为僧尼化缘、乞讨、接受供养的一种婉言，抑或还需要包括其他一些说教形式，也还难以确定。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：

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，自云：“教化四辈檀越，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。”阎罗王曰：“沙门之体，必须摄心守道，志在禅诵，不干世事，不作有为。虽造作经像，正欲得他人财物；既得他物，贪心即起；既怀贪心，便是三毒。（北魏，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2）

（僧智顓）往居临海，民以沪鱼为业，罾网相连四百余里，江沪溪梁六十余所。顓恻隐观心，彼此相害，劝舍罪业，教化福缘，所得金帛乃成山聚。即以买斯海曲，为放生之池。（唐释道宣撰《续高僧传》卷17）

这两例中的“教化”无疑含有募集资财以建寺院、置佛产的意思，但从募化的过程来看，恐怕还是融入了说教、劝化的内容，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脱离“教化”的原义。《景德传灯录》中也记载了澧州药山惟俨禅师的一段故事：

师令供养主钁化。甘行者问：“什么处来？”僧曰：“药山来。”甘曰：“来怎么？”僧云：“教化。”甘云：“将得药来么？”曰：“行者有什么病？”甘便舍银两铤。曰：“有人即送来，无人即休。”师怪僧归太急。僧曰：“问佛法相当，得两铤银。”师令举其语。举已，师令僧速送还行者家。行者见僧回，云：“僧来。”遂添银施之（卷14）

这段文字中的“教化”大致就是“钁化”募捐，但从中也可推测“教化”的过程中恐怕也还有“问佛法”、“赠药”等相应的“互施”行为，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的乞讨。药山大历八年出家，当为中唐时期人，这段记载或许能说明那时的“教化”方式。因此我们认为，只有“教化”的主体可以不是僧尼而是俗人，教化的过程

完全脱离佛家说教而只是单一的乞讨，才可以肯定这个词完成了演化。这样的例子至迟南宋已经出现。

尝思教中有一段因缘：殃崛摩罗要千人指头作华冠，然后登王位。已得九百九十九指，唯少一指，要断其母指填数。佛知其缘熟，故往化之。殃崛才举意欲下刀取母指时，忽闻振锡声，遂舍其母指，而问佛教化一指，曰：“既是瞿昙在此，望施我一指头，满我所愿。”（南宋 慧日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》卷15）

无尽居私第日，适年荒，有道士辈，诣门教化食米。无尽遂劝各人诵《金刚经》，若诵得一分，施米一斗；如诵毕，施米三石二斗。化渠结般若缘。故云“财法二施”。（南宋，道谦编《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》）

这两段文字，一是殃崛摩罗向佛祖讨要手指，一是道士向僧人求米，都不可能再有什么讲经说法，故这种“教化”应已完全脱离其说教劝化的本义，等同于乞讨了。而同一时期，“教化”表示“乞讨”的意思也出现在俗家的作品中：

往事闲思人共怕，十年塞上烟尘亚，百万铁衣驰铁马。都弄罢，八风断送归莲社。卖药得钱休教化，归来醉卧蜗牛舍。一颗明珠元不夜。非待借，神光穿透诸天下。（南宋，王以宁《渔家傲》）

或问《左传》疑义。曰：“公不求之于‘六经’、‘语’、‘孟’之中，而用功于《左传》。且《左传》有甚么道理？纵有，能几何？所谓‘弃却甜桃树，缘山摘醋梨’！天之所赋于我者，如光明宝藏，不会收得；却上他人门教化一两钱，岂不哀哉！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121）

因此我们认为，“教化”这个词在宋代，至迟在南宋初期，具有了完全脱离说教含义的乞讨这一义项。

## 三 演化的结果：新的认知及新字形的产生

元代，“教化”表示乞讨已经是俗文学作品中的常见用法，如：大清早起，利市也不曾发，这两个老的就来教化酒吃，被我支他对门讨药去了。（郑廷玉《看钱奴》第4折）今则二亲既已葬了，只得改换衣装，将着琵琶做行头，沿街上弹几只劝行孝的曲儿，教化将去。（高明《琵琶记》第28出）

与此同时，这个“教化”开始写作“叫化”，如：我叫化了些纸钱，将着柴火燃埋孩儿去呵！（关汉卿《蝴蝶梦》第4折）这个庄户人家吃饭哩，我叫化些儿咱。（秦简夫《赵礼让肥》第1折）

这两种写法意义和用法相同，使用频率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，大致说来，宋代以前还未见“叫化”，元代两种写法均很常见，至明代，基本上都作“叫化”，但“教化”仍偶有所见，如：毛太公道：“我家比你家，各有内外。你看这两个教化头，倒来无礼！”（《水浒传》49回）只见一个汉，浑身赤膊，一身锦片也似文字，下面熟

白绢绳拽扎着,手把着个箬篱,觑着张员外家里,唱个大啱了教化。(《喻世名言》卷36)

从人们对这个词的认知上看,沿街乞讨已经远离其说教劝化的本义,而乞丐的乞讨声倒的确是一种“叫”,这类例子俗文学作品中很常见,如:我来到这楼直下,爹爹奶奶,叫化些儿波。(张国宾《合汗衫》第1折)(卜儿上,云)叫化咱,叫化咱。(石君宝《曲江池》第4折)这个“叫化咱”就是乞讨时的呼叫。

从语音上看,“教”与“叫”同音也当在元代以后。教,《广韵》为古孝切,见母效韵;“叫”为古弔切,见母啸韵,两字韵、调虽同,但“叫”为四等字,比二等字“教”多一个介音。王力先生认为,随着近代汉语语音的发展,见母三四等字受介音的影响发生颚化,而“教”所属的效摄见母二等字也发生了颚化<sup>[1]</sup>,这才与“叫”同音。今不少方言(如笔者所在的武汉方言)中称“叫化”为“告化”[kau xua],应当更接近“教化”的本音。

“教化”表示请求施舍的意思,一般用作动词谓语,有时作定语。写作“叫化”后延续了这种用法,如:大雪抛天,叫化孙荣真可怜。(元,徐田臣《杀狗记》第11出)没廉耻穷叫化弟子孩儿,今日俺家员外上坟,特特请我两个来,这所在只有我坐处,可有你站处?(萧德祥《杀狗劝夫》第1折)

“叫化”作名词时多加“的”,或加名词词缀“子”、“头”。如:(柳隆卿云)赶出这叫化子去!(扬州奴云)我不是叫化的,我是赵小哥。(秦简夫《东堂老》第3折)孩儿,你眼里也识人,嫁了这么一个叫化头。(王实甫《破窑记》第2折)

在一定的语境中,也出现了接近名词的用法。例如:孙叫化在外边嚷,不要作声。(徐田臣《杀狗记》第12出)唐时郑元和做歌郎,唱《莲花落》;后来富贵发达,一床锦被遮盖,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。(《喻世名言》卷27)

清代以后,“叫化”又开始写作“叫花子”或“花子”,如:他破着今日再送两顿饭,我这叫花子可没的再有指望了!(《醒世姻缘传》45回)不好,看仔细花子拐了去。(《红楼梦》19回)

“教化”在元代以后写作“叫化”,从形式上看反映了语音的变化,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人们对这个语言符号认知的变化。这一阶段还有一个变化:“叫化”不仅能象“教化”那样主要作动词,表示一种行为,而且还经常被用作名词,表示人的身份。

#### 四、结语

丁福保《佛学大词典》对“教化”的解释有:“【又】(杂语)乞人施物,一名教化,又曰劝化。俗称乞食曰叫化子,教叫同音也。”<sup>[2]</sup>但并未举例。《汉语大词典》将乞讨收作“教化”的一个义项,但所举例子最早的出自《敦煌变文》。其他词典字书也均未涉及能够反映“叫化”来源的唐代以前的佛经材料。本文主要通过这些材料,论证了“教化”是在佛教文化语境中演化出“乞人施物”这一意义的。这一演化经过了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,由于“接受供养”是“教化”经常性的伴随事项,有时单说“教化”也包含了“接受供养”的意思,这个意思逐步演变为“教化”在特定语境中的构词义素。第二阶段,“接受供养”义素逐步显化、固化,进一步向“请求施舍”引申,最后脱离“教化”说教劝化的本义,成为一个新的义项。第三阶段,“教化”表示“乞人施物”已不再是一个佛家用语,在人们的认知中就等同于乞讨。“叫化”等字形的出现,以及这一词语产生名词用法(“叫花子”、“花子”成为对乞丐的俗称)均在这一阶段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[1]王力.汉语史稿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124.

[2]丁福保.佛学大词典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4.1013.